

JAN 10 1933

民治評論
幕元培題

期二卅第一 卷一第一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

民治評論社

號七十八路州膠 海上

八七六一三話電

行發六期星逢每

郵用價外角定年價十分零
費。、、。價五七角半每份三
四國十郵郵一十角期，全定
元外足票費在元四
元。連收代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記登請呈日四十月十年一廿國民於已刊本

錄 目 期 本

日軍閥挑戰與華北警戒 陳夢釗
關於義勇軍之幾個問題 聰 廣
日美戰爭預測(上) 次 篤
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之開始 玄 侶
日人統治東北之真象 王仲實
談叢 炳華等
一周大事日誌 記 者

本刊嚴正表示

- (一) 主張：以宣揚民治爲宗旨。

(二) 態度：不論黨內外正反面之議論，但不違背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以符「天下爲公」之實。

(三) 體例：不用白話亦不取古奧文書，並以納體文字爲尚。

(四) 組織：係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本刊。

日軍閥挑戰與華北警戒

陳夢釗

日人進攻中國之兩個公式……最近之挑戰與造謠……進攻熱河之必然性……熱河與平津……吾人所欲正告於當局者……應當抵抗再不能喊冤……如何警戒熱河華北……改造國民生活方 式之重要……軍事警戒與心理警戒

一

日本帝國主義根據其所謂既定「國策」，不僅在吞噬東三省，而且兼及熱河蒙古，控制華北。蓋必如是，乃克完成其「亞洲大陸政策」。此項陰謀，田中再三言之，世人亦多知之，由十年之醞釀漸變而為公開之祕密，再變而為九一八後不止一端之事實。局勢推演至此，已如三峡湍流，倒瀉而前，就日本言，為不惜破國傾家以奔赴之瘋狂，就中國言，為整個民族今後能否獨立生存於國際舞台之試驗。當此日人箭已離弦，決無更張之進攻時期，中國當局猶自大做其事實上放棄關外以求苟安於關內之痴夢，豈非可怕之怪事！

自九一八以迄於現在，日人進攻中國所實施之慣技有二：其一，為每當進攻，必南進三步以獲得對中國領土主權及屠殺獸慾之滿足，同時北進一步並扮一反蘇聯之「鬼臉」以騙取日內瓦羣魔之諒解。其二，為每當將進一步侵襲中國之時，必先造中國將有不利於日本之空氣，然後藉口「自衛」，以猛進其侵略步驟。此種技倆，已由熟練之表演而漸次成爲公式，九一八之襲擊，錦州之攻取，一二八之屠殺，實皆係上述公式之演習。

二十五日東京電：日人二名，在熱河雜木林子地方被殺，頗堪重視（？）云。又同日東京電：據某處確訊（？）：一，三中全會將收復失地之大權授與張學良，命將東北軍向熱河及河北省北部移動，張定念六日開始調動，同時向宋子文要求補助軍費五百萬元；一，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二十三日已命令山海關駐軍營長以上，將家族送還北平及原籍；從來橫行黑省之李海青部，已奉命橫斷四洮線，向熱河省內移動，蓋中國鑑於國聯空氣之不利，將轉採直接行動云云。

所謂「清算國民黨之政策及其存在」等語，一方面表現日軍閥張牙舞爪，栩栩猙獰之面目，一方面亦大足給與中國並無抵抗決心而空談抵抗之要人以有力之刺激：前此尚可空言抵抗以敷衍國民，現在日軍閥橫刀怒叱，並空言

抵抗之「自由」，亦不容許矣！其他所謂南京將如何，張學良將如何之宣傳，不但對中國當局爲過蒙期許之諛辭，亦且從空氣之反正正式昭告吾人：日軍閥拚命挑戰，熱河戰事與平津侵擾之不可避免，整個華北形勢，已陷於空前嚴重！

事實已經展開，日軍閥對熱邊及華北正在大舉。就國內外情勢加以觀察，吾人對日軍閥進攻華北之必然及嚴重性，可得而析言之於下：

第一，日本對於熱河，向即列於偽滿洲國之版圖與官制體系內，對湯玉麟亦於偽朝廷中派一重要位置。彼自始即決定其「東北四省」之兼併計劃，祇因東三省尙未統一，直接統治之步驟猶在猛進之過程中，暫時未對熱河加以征取與經營，何嘗放棄？近者蘇馬義軍失敗，其餘抗日部隊或被個別擊破，或因領袖之被收買而解體，牽制之實力既削，日軍閥之狂熱更增，加以國聯不但無力，亦且袒日，美國正患內多糾紛，蘇聯力避捲入漩渦，外交既少顧慮，軍事正宜邁進，移蹤躉吉黑之師，轉遼沈以攻熱河，並招收蒙熟之士匪以爲日軍進攻之助，在日本言，爲既定步驟之當然展開，就中國言，爲邊境烽火之勢必燃然。當局縱師不抵抗之故智，對此「逆來」之進攻再行「順受」，恐亦無可再「順受」之退路矣！

次之，日軍閥首腦荒木貞夫一再宣稱：日本對於既定國策，縱令傾國傾家，化三島爲焦土，亦須硬幹到底！由此自白，則日人心目中，豈止要一熱河？彼黃口孺子之溥儀，其作用不過爲蠅絲剝繭之蛹蛾，終難逃犧牲之命運。

然日人近來猛進其復辟之宣傳與佈置，武裝之捧逐國書也，民意之多方製造也，種種花樣，勢非將溥儀送登大寶不止。東北既已成爲日人軍政財權在握之直接統治，對溥儀絕無黃袍加身之必要，其所以尙參談經營以進行復辟者，不過欲藉「龍旗」之掩護以侵略關內耳。故吾人於熱河形勢緊張之今日，不得不正告當局：前此抱退讓政策，既一退於瀋陽，再退於錦州，三退於上海，目前日人又攻熱河，不知尚有何地可退？此應自覺者一。熱河有警，勢必牽及平津，且就日軍閥進攻之慣技言，向採聲東擊西之術，目的在熱河，動作趨平津，前者志在必得，後者暫加侵迫。平津危急，熱河垂手可得。照錦州老例，暫置英美之干涉不理，先硬幹後講「道理」，及至國際形勢惡化，日軍縱然尊重「公理」而停止平津方面之進攻，屆時熱河當已不成問題矣。然則苟安一年以上之最後「樂園」之平津，尚有何等可恃之保障？此不能不猛省者二。

抑有進者，中國當局所恃爲唯一自救之策術，爲向日內瓦之喊冤。以此「政策」徵之錦州失陷之事實，亦可自悟其不成其爲「政策」也。當日軍攻錦之時，中國當局亦曾向國聯申訴，英法美亦發通牒警告日本矣，但日本悍然不顧，卒以武力佔領錦州，英美之所能者，不過歎息憤慨而已。夫國聯既無制止日本攻錦之決心於過去，又安能有阻止日軍攻熱河之行動於現在？更何況英法爲默認日本進攻中國之助手，美國已陷於爲喚奈何之孤立，而國聯對中國已成爲上當不止一次之奸細？熱河戰爭既迫在目前，外交的喊冤既不生效，然則中國當局舍背城借一，拚死抵抗而外，尙有何條可走之路？

三

據上所述，日人之挑戰宣傳與造謠反噬，既顯成爲重砲飛機大幹以前之照例的煙幕，熱河戰爭既不可免又將牽及平津，陷整個華北於嚴重，退路已絕，外交無可轉圜，則當前全國上下最嚴重之問題，當以警戒熱邊與華北爲議，事日程之第一項與行動佈置之總綱領，爰本此一觀點，貢獻吾人之主張於次：

第一，在當局苟安，民族萎靡之現狀下，積極收復失地，固談不到，但消極固鞏現有之邊防，則刻不容緩。就東北一般無遠志，無節操之將領而言，抵抗到底，守土不屈者，居絕對少數，然兵士大衆之決死抗日，可以號召者，則占十分之九。在此種情況之下，必須政府有抵抗之軍事策動與誓師守土之正式表示，始能安定動搖將領之心而制可戰之先機。否則當局趑趄不前，邊境待援不至，在日本大砲飛機之壓迫下，一向騎牆觀望之湯玉麟必然照例一歪而就日人之範，其他經過「降將軍」之過程而加入傀儡體系之中上級將領，亦不乏其人。故此刻吾人對熱河警戒之準備已成刻不容緩之事實需要，決不可因循坐視，使熱河又成爲錦州之續。

第二，年關新歲，邊笳激勵之危急存亡關頭，與東北民衆慘厲悲切之叫號聲及日飛機在熱邊經常出動之轟炸聲遙遙相應者，爲海上士紳與京華冠蓋爲梅博士捧場之清歌妙舞及各衙署一片團拜同樂之聲！不但不知有國難，亦且不知有天日！此實沒落前夜之心理反映與亡國阿斗之生活方式也！國難至此，整個覆巢，即匹夫匹婦亦救亡禦侮之

烽煙亦不能刺激其麻痺已久之神經。是種現象，不但足以亡國，亦且誘致滅種。此非筆者過甚之詞，試看英法之於印度安南，均嚴厲限制其人口生產，若一旦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中國，其所需要者爲滴血流汗，勞而無怨之工銀奴隸與兵役奴隸，如目前一般艷舞狂歌之寄生蟲，帝國主義安有不從統治實施中厲行淘汰之理！此刻不言救國則已，若言救國，則鞏固邊防與改造國民生活方式均屬同樣嚴重之問題。就邊防言，應竭力擴大義勇軍戰爭與徵調得力部隊以嚴重警戒熱河與榆關，一遇侵襲，即與抵抗，既無再退之路，尤無再讓之理。就生活方式而言，黨國中央均應以身作則，臥薪嘗胆之老調不必再彈，刻苦緊張之精神必須具備。忠貞自矢，國難是當，固有之政治作業固當加倍努力，同時尤須節衣食，省時間，抽出大部分之精神物質以擲諸國難。須知「猶太富翁」爲亡於白種人，時當前世紀地處歐洲之偶然「幸運」，中國閹公貴人若時在今日，地處亞洲淪於「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之日本人之統治下，即求「此間日惟以淚洗面」之生活亦不可得，何況「猶太富翁」！讀者疑吾言爲「過分」乎？請一瞻朝鮮人生活之遭際與于冲漠之如何暴死！

第三，日人之進攻，照例係新聞政策，軍事動員與漢奸收買——整個機器的總活動。此次進攻熱河，新聞政策已成事實，軍事動員亦正猛進，推而可知已有大批「支那通」業已向華北出動，宣示恩好，投擲金錢以驅策華人，作進攻虎狼（所謂「東亞民族同盟」之活動，即此之類）。當

此嚴局，凡屬失意之人物與無業之羣衆，均宜潔身自愛，勿惑一時之近利，甘爲民族之罪人。此刻暴寇當前，禦侮爲急，成見必須放棄，暗鬥尤須中止，此際任何方式與名義之異動，一有日人之蛛絲馬跡，必爲國人所共棄，發洩私憤於一時，解決生活於頃刻，而國賊之惡名則須直貽於千古，此中利害，不待說明。值此日人明攻與陰謀雙管齊下之際，切盼全國民衆，共喻此義，不但須保持自我之清

關於義勇軍之幾個問題

蠻 厂

對東北問題之基本認識……義勇軍戰爭之重大性……義勇軍本身之危機·領袖之不可靠·地主豪紳之操縱利用·政治領導之缺乏……加強政治領導與轉變支配重心……各政黨與義務軍

中日爭端推演至於今日，已非如何從事外交轉圜以恢復常態邦交之問題，而爲如何繼續民族戰爭，以決定中國生死存亡之問題。日本之於滿洲，尤非暫時割裂，以取得外交上有利交換之問題，而爲實施直接統治，以期永久吞噬之問題。準此分析，則吾人對於東北問題，實應具備兩個基本概念：其一，一切無備戰決心而敷陳之外交運用，其實際意義均等於「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聊盡人事，於滿洲之既奪事實，於中國之未來命運，均將不能發生有力之決定作用也。其二，基於中日民族爭鬥，非經長時間之鐵血奮戰不能有最後解決之觀點，東北義勇軍之抗日戰爭在中國民族獨立史上，有重大之推動作用。關於中國外交之何以屢屢致敗及單調外交之不可恃，吾人曾一再痛切言

白，且須糾督友好之失足也。
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同時即爲置四萬萬大衆於死地以爭最後生存之偉大試驗。華北之警戒，因日軍之動員更趨嚴重，而防禦侵略之實施，則涉及多方面，軍事抵抗而外，尚須生活轉變與心理戒備也。

屬可恃，但決不能盡數消滅數量十倍於敵，據地勢天險以持久抗戰之義勇軍，義勇軍被個別擊破之危險固屬顯著，但日人之殘酷壓迫與東北經濟之大破產，隨時隨地均在製造義勇軍，破滅者多，而持續舉義以抗戰者更多。故義勇軍之艱苦抗戰，其消極作用為阻礙日本消化滿州之胃癌，其積極作用，為規復東北版圖之主力前鋒。

第二，日軍在東北之軍事佈置，仍取左右開弓，反俄侵華，待時而進之勢。為完成其亞洲大陸政策起見，日本

當然續擾平津，進攻熱河；為取得國際帝國主義對日本侵略中國之默認計，日本亦必由滿洲里北侵，自任反俄戰爭之前鋒，進攻華北，固為中國命運之所繫，而反俄戰爭，亦與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者？敵之仇即我之友，敵仇失敗，我即當衝。設一旦帝國主義反俄戰爭得手（此事之可能性與矛盾，容另論之），列強對日本方歌功頌德之不暇，且將分割中國市場以誌慶祝，豈僅坐視其獨吞滿蒙而已！故撇開階級立場不談，即就民族利害而言，中國對於反蘇聯戰爭亦應立於利害與其之對敵地位，萬無認賊作父，為敵人搖旗呐喊之理也。義勇軍之抗日爭鬥，無論就反蘇聯戰爭抑或就武裝侵略華北而言，均有重大之牽制作用。義勇軍能分散日人一分之兵力，即增加日軍進攻華北一分之困難，若華北當局對日軍進犯平津或熱河能有抵抗半年之勇氣，即將陷日軍於腹背受敵之重大危機。故義勇軍之抗日戰爭，實立於鞏固華北國防之最前線也。

第三，義勇軍廣大羣衆為自身生命財產之維繫而戰，為祖宗廬墓之安全而戰，其作戰之心懷必死與義無反顧，已屬無與比擬。而在不抵抗主義支配華北之實況下，義勇

軍戰爭更增加其重大意義。因就過去事實而言，舍義勇軍而外，華北無實行抗日之武力也。年來土地峻削，國運垂危，列強之所以尚在口頭上以正義和平相敷衍者，耑賴東北有義勇軍之血戰，東南有上海戰爭之抵抗，使列強知中國民族之以鐵血濶帝國主義者，尚大有人在。若並此二項表現國民決戰意志之事實而俱無之，國際列強更將羣起使中國領土化，各擇肥瘠而分割之，即求李頓報告書之温情的共管企圖，亦不可得也。

義勇軍抗日戰爭之重大性 義勇軍本身之嚴重危機

其一，就義勇軍之羣衆言，固盡矢志抗日，堅苦忠貞之民族鬥士；但就現在指導義勇軍之領袖而言，則意志堅定，能在明確之政治認識下從事抗日者，實不多覩。馬占山一度降敵，蘇炳文於滿洲里戰事順利時動搖自退，丁超李杜等一面扛抗日之大纛，一面與日人送秋波。此輩觀念不清，熱中投機之領袖，隨時隨地，均有背叛羣衆，出賣民族之危險。其所以仍須高揭抗日之旗幟者，則或因尚未與敵人取得有利之交換，或因為羣衆之抗日情緒所懾服，不敢公然降敵以自取殺身之禍（各地義勇軍領袖因勾結日人而為羣衆所殺者，時有所聞）也。目前日人已深知全恃屠殺政策以消滅義勇軍為絕不可能，遂支付巨款項以收買義勇軍之領袖，實行毒辣的分化政策，且已見成效。領袖之叛變愈多，羣衆之犧牲愈大，而義勇軍之戰爭亦將陷於重大之困難。此實義勇軍本身所具有之嚴重危機，而必須加以充分重視與實際克服者也。

其二，東北之千萬之羣衆，固均屬決心抗日，義無反顧者，然其中甘作漢奸，殘害同胞以取媚異族者，仍大有其人。彼傀儡組織系統下之大小工具，均屬道地國賊，固無論矣，即三省之豪紳地主，亦被其剝削是尙之階級意識所決定，成爲日本統治之有力助手。目前東北地主，或公開揭太陽旗以參加「討伐匪賊」，或佯揭抗日旗幟，迫誘一部分羣衆，藉地方觀念或派別爭持以分化義勇軍，以土著之豪紳，充日人之奸細，危機內伏，防不勝防，敵人不特對墨於正面之火線上，亦且隱伏於義勇軍行列之內，此又橫亘義勇軍抗日問題之前，足以葬送羣衆，造成慘敗之嚴重危機也。

其三，義勇軍之組織成分，以文化水準最低之農民占大多數，雖有拚命之抗日意志，缺乏明確之政治觀念。故在東北之抗日戰爭中，以義勇軍爲旗幟者有之，以紅槍會大刀會之方式揭竿而起者亦有之，名義繁多，認識互異。以此種政治領導最薄弱之游擊部隊，決不能長期抗禦組織嚴密，武器精銳之日本軍隊。故今後義勇軍之最重要問題，即爲如何充實對義勇軍之政治領導問題。若不能加強義勇軍之政治領導，其顯然之危險有二：一，羣衆之領導權將繼續被封建軍閥與地主豪紳所劫持，始則被其利用，終則遭其驅賣；二，充義勇軍長期奮戰之結果，不過形成僅足以擾亂日本統治之散兵線，不能造成積極抵抗日本之一的政治武力。

上述三端，爲目前義勇軍前途成敗所繫之嚴重問題，有其一即足以陷義勇軍於失敗，三者俱備而不思所以克服與轉變，則義勇軍之前途，實絕對不可樂觀！

中國爲一兼具「被虐狂」與「誇大狂」兩種特性之民族。故國難經年，毫無醒悟，始則誤於「死狗哲學」（活狗尚知跳牆與反噬）之「不抵抗主義」，繼則誤於紙上強硬之空言抵抗。最近三中全會又有若干領袖以公開呐喊之方式提出堅決抵抗日之議案，鋒芒十足，中外重視。該提案雖經當局之「絕對否認」而並無下文，然日軍閥則並此未成決議之紙上強硬亦不容許，立即猙獰怒叱：「將對國民黨之排日政策作一總清算！」同時榆關一帶及熱河邊境之人馬出動及飛機轟炸，更加緊張。此種事實，真不啻空談抵抗之政治家之當頭棒喝，教訓嚴重至此，當亦思所以實事求是之道矣！

對於義勇軍作戰之重要性，黨國當局非不知之，義勇軍戰爭之必須援助，當局亦不特知之，亦且欣欣樂道之。然展轉經年，除民衆團體與二三名流曾對義勇軍加以文電鼓勵與物質接濟而外，當局究竟對於義勇軍有若干餉械或士卒之援助？目前蘇馬既已潰敗，華北整個緊張，義勇軍抗日戰爭之重要性，更倍於從前。給與義勇軍以充分接濟，固甚重要，加強對義勇軍之政治領導，及轉變義勇軍之支配重心，尤爲重要！對於此最嚴重而橫亘當前之中心問題，若不能把握，則不配侈談抗日！綜觀國內，由在朝巨頭以及在野黨派；標榜反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者，有之；高呼「武裝保護無產階級祖國」者，有之；以「外抗強權」之愛國主義相號召者，亦有之。然而對於如何充實義勇軍之政治領導，擴大義勇軍之戰爭此一具體而嚴重之問題，竟皆熟視而無覩！至若徵調大批幹部，深入東北義勇軍羣衆

從事英勇抗戰者，尤絕少跡象之可尋。此種昌言抗日而並不在行動上抗日之畸形現象，若非現存各黨派之策略過於神祕，非無黨籍之筆者所能窺測其高深，則將成爲各個政黨不可洗滌之重大恥辱與不可輕怒之政治罪惡！東北遍地烽火，民間鬥士之胼手胝足，以鐵血與日軍拚生死者，數逾百萬，即取嚴格標準，以攜有槍枝，組織統一者計算，至少亦可得十師以上之抗日前衛，試問此種現存有力之抗日武裝，尙不思取得其領導使成爲抗日戰爭之重要部份

日 美 戰 爭 預 測 (上)

日海軍上校水野廣德講 次筠譯

日本海軍上校水野廣德，爲日本海軍中之優秀份子，以著『此一戰』一書爲世知名，然因此遭軍閥之忌，致被退伍，邇來二十年間，已爲世人忘却，最近忽著『興亡此一戰』一書，反對戰爭，被軍閥禁其發行，後經軍閥將其不利於軍閥部分刪去，改名爲『日美興亡之一戰』出版，茲所譯者，係水野氏在經濟俱樂部演說之記錄，載諸十二月十日之『東京經濟新報』者，即演述其『興亡此一戰』中被軍閥刪去之部分，吾人讀之，可知日本雖有對美挑戰之意，決無戰勝之把握，可以使一切恐日病者安心也。

譯者附誌

(上略)此後日美果開戰乎。殊爲疑問。由某點言之，似無戰爭，又由某點言之，似有戰爭。吾人所知鼓吹謳歌及讚美日美戰爭之五十餘種書籍中，余友清澤冽所著『美國不與日戰』一書，最得余意。蓋由美國海軍之現狀言之，美國決無對日開戰之理，以其無作戰之能力也。然美國不與日戰，未必即係日本不與美戰之意，因日本有許多日美戰

，則一切遁跡海上，以救國主戰奔走相告者，非頭腦不健全與自欺欺人而何！徵調一千以上之幹部，趕赴東北以深入義勇軍並領導義勇軍，實爲橫亘國內任何自命爲革命之政黨派別目前之重大任務，時機緊迫，刻不容緩！此不特抗日前途成敗之所繫，亦且爲測量各黨派政治生命之表尺！當仁不讓，望好自爲之！

爭論者，有相當地位之人，尤以有力之軍人，以爲與美開戰，今其時也，過此則於日本不利。以此種議論向國民鼓吹者甚多，故日本是否不與美戰，余殊以爲疑問也。尤以目前日美兩國國民感情非常激化，且甚乖離之際，而日本又多小兒病的愛國者，何時開戰，殊難保證。歐洲戰爭發於塞爾維亞青年之一彈，因歐洲國際間已戰雲密佈故也。今日之日美關係，在美國方面暫置不論，而日本則戰氣甚盛。故以何等突發的動機，而致日美開戰，亦殊難料

。尤以關於滿洲問題，美國之聲明，與日本方針完全相反，如何變化，殊難豫料。故余不敢斷言日本不與美國開戰也。總之，若果日美開戰，則必日本爲挑戰者，此余所敢信者也。

滿洲事件與摩洛哥事件

最近某君赴日內瓦，於出發前訪齊藤首相，齊藤對某君云，此次之滿洲問題，只以議論，决不能解決，故日本除以誠意及熱心進行外，殊無他法，某君深爲感佩而退。然觀齊藤所領導之政府對聯盟之態度，依然崇尚議論，以招世界之反感。若圓滿解決，固所願也，然十三票對一票若再三行之，不特日美戰爭，或須以全世界爲敵也。關於滿洲問題欲言者甚多，然最觸當局之忌諱，只能任諸君判斷，不便多言。茲所想起者，爲歐戰前之德國。

歐洲戰爭，德國遭全世界之攻擊，表面上雖係開戰之際，德國侵犯比利時之中立，然以余觀之，並非只爲侵犯比利時之中立，及蹂躪國際條約，實前數年有所謂摩洛哥問題，德國甚爲橫蠻，招全世界反感所致。

摩洛哥問題爲德國孤立於世界之大原因，故滿洲問題，日本即不與世界開戰，然此後以何種動機，日本若與他國開戰，彼時日本將陷歐戰時德國之難境，或更較甚亦未可知，故余殊爲憂慮也。

滿洲問題不顧世界之意向，惟恃強力向前硬幹，必賄後日之大患，國際間之反感，亦猶人身之梅毒，總有爆發之一日。猶如日本人責美國時，常攻擊巴拿馬共和國獨立問題，原來國際間之正義，並無成文，惟十日所視即爲正

義，自己所藉口之正義，爲強盜之正義，不通用於社會。美國雖無與日開戰之意，若日本故意侵害美國之利益，或蹂躪其體面，則美國忍無可忍，或與日本開戰，亦未可知。萬一如此，則日美戰爭如何進行，如何結果，茲特簡略述之。

現代戰爭爲國力之戰爭

現在戰爭，並非如昔年常備兵之戰爭，實爲國民全體或國力之戰爭。譬如中日俄日之戰，係軍隊之戰爭，軍隊之勝敗，即決定其國家之勝敗。歐洲大戰則不然，即所謂國力戰，縱令軍隊之戰爭勝，亦有敗於國力戰者。如歐戰中之德國，軍隊之戰爭確佔勝利，然敗於國力戰爭。日本嘗勝中俄兩國，是日本有勝於兵力戰之經驗，然尚無傾國力以從事戰爭之經驗，故不能斷言可以獲勝，然日本國民相信能獲國力戰之勝利者頗多，於日本殊爲危險之至，余甚憂之。

物資運輸工業力爲戰鬥力之基礎

然則昔日之兵力戰，變爲今日之國力戰，其故惟何？先由軍事上觀之，文明進步，各國之交通運輸機關，及工業力亦甚發達，因之國內所有物資，依此交通運輸力，可運至工業地帶，而國內之物資，亦可製造以供軍用。即此交通運輸機關之發達，與工業之發達，使今日之戰爭，由兵力戰變爲國力戰之軍事上重要理由。因之，國力戰所必要者，第一國內物資須甚豐富，並爲集中其物資，須交通運輸機關十分完備，最後須有工業力，使物資能用於軍事。

此三者，若不平均發達，一旦有事，不能十分發揮國力，日美戰爭不能單靠軍艦及大和魂，須充分注意此三者。今舉一例，歐戰時俄最先倒，然俄為交戰國中第一大國，而最先倒者，因其國交通運輸力不足，不能集中國內之物資，同時工業力亦較西歐諸國為劣故也。

無錢不能戰爭

資運輸工業力三者，雖為國家戰鬥力之基礎，然背後尚有最要之物，即財力是也。古云，不吃飯不能戰爭，然無錢不能戰爭，亦同樣重要。當拿破崙征服歐洲即法國皇帝位時，其侍臣向拿皇問曰，陛下已為歐洲之大皇帝，所求無所不得，然尚有不足乎？拿皇答曰，余為征服世界，需要金錢。其侍臣再問曰，其次需要何物，其次亦為金錢，又其次需要何物，又其次亦為金錢，即一為金錢，二為金錢，三為金錢，於此可見戰爭需要金錢也。在拿皇時代，資本主義尚未如今日之發達，尚且如是，在昔日本諸侯為備戰爭必儲蓄金錢，於是德川幕府以諸侯多金，殊為危險，故命各諸侯大興土木，是為疲弊諸侯之一法。在昔經濟組織幼稚時代，武器惟槍，糧食就地徵發，尚且如此需要金錢，而况需要莫大兵器及軍需品之今日戰爭，苟無金錢，何能作戰。日本國內缺乏物資，戰時須由外國購入物品，苟非有豐富之財力，果能作戰乎？

以如此狀態，日本若與美國開戰，兵力暫置不論，在國力上孰優孰劣，孰勝孰敗，不須余言，想諸君皆能了解也。

人力不弱於美

其次戰爭所必要者，則為兵力，若無陸海空軍，則不能戰。所謂兵力，即能使用於戰場之一切力是也。再分析言之，一為人力，二為物力。而人力之中，又分精神力與技術力二者。此種精神力，大體由愛國心與名譽心或功名心二者而成，愛國心及名譽心強烈之軍隊，可以看做以氣力勝之軍隊，由此點觀之，日本之軍隊，其精神力不讓於美國，其次技術之力，係由演習或操練而養成。日本軍隊軍紀極嚴，訓練亦佳，因之技術力較之美國，有優無劣。由此言之，關於人力，日本决不弱于美國。則可斷言。

物力如何

人力之外，戰爭所必要者，則為物力，即物質之力。日美戰爭所必要者為海軍，陸軍於攻占菲律賓時，雖有局部的必要，然日軍不能在美國大陸作戰。日美戰爭，當專為海軍之活動，然則日本與美國海軍之物力問題，因之而起。此種物力亦可分之為二：一為定備物力，一為補助物力。定備物力為軍艦及大砲，非嗟咄所能製造者，補助物力為砲彈水雷或燃料，因其消耗而加補充，若有多數軍艦而無使軍艦行動之燃料，或有大砲而無炮彈，皆屬毫無用處，然則日本果有燃料及炮彈之原料乎。

日美海軍力之比較

然則日美海軍之物力如何，據華盛頓倫敦條約所規定，主力艦即戰艦及巡洋戰艦，其比例為十對六或五對三，次為補助艦，此補助艦分為水上補助艦，與水中補助艦，又水上補助艦分為巡洋艦及驅逐艦，而巡洋艦又分為大巡

洋艦與輕巡洋艦。此等水上補助艦，日本與美國之勢力，約為十對七，惟此係條約面上之數字，而實際之力，則美國與日本之水上補助艦，尤以巡洋艦，殆已同等。但美國驅逐艦較之日本約為一倍，然此係對德戰爭時所趕造，其戰鬥之價值，在今日殊為疑問。反之日本之驅逐艦，全部係新艦，美國數多，而日本則質勝。至於潛水艇，美國與日本同為五萬七千噸，然實際之數，則兩方皆較規定為多。日本有七萬幾千噸，美國有八萬幾千噸。日本過半數為新造，美國則八九成係舊船，量雖所差無幾，而日本則以質勝也。

以上係日美海軍之大略也。美國艦隊，簡單言之，主力艦甚強，然為其手足之巡洋艦驅逐艦及潛水艇，則較主力艦甚劣，所謂頭大尾小之艦隊也。此種艦隊，停泊於軍港中，甚為有力，然向遠方活動則不適宜，是為美國艦隊之大弱點。日本在許久以前，即大呼日美戰爭，而努力擴

張海軍，美國則毫不介意，由此點言之，美國從來即不希望與日本開戰。善言之則可稱為大國民，惡言之則甚為因循。然則年年七八萬萬之海軍費用於何處耶。

海軍與陸軍戰術不同

海軍與陸軍戰略雖同，而戰術則相當有別。陸軍必留預備隊，決無最初即以全力從事之理，然海軍則自始即以全力對敵，不留預備隊。又陸軍指揮官居後，海軍則指揮官居先：不論如何大艦隊，司令官之旗艦居先率隊而進，陸海軍戰術不同之理由，雖有種種，其最重要者，即陸軍與海軍戰場之形勢觀察不同是也。因海軍戰爭，全戰場一觀即明，敵之全勢力可以明白判斷，故無留預備隊之必要。又陸上戰爭，有地形及策略，容易以寡勝衆，海戰則不能利用地形及策略，完全為實力之對戰，故實力弱者決無勝理。

蘇聯二次五年計劃之開始

玄 倌

據各報載莫斯科電，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將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吾人對於友邦向建設大道突飛邁進之佳音，實增無限感慨！就時間言，蘇聯之革命為一九一七，較吾國之辛亥革命實遲六年。就革命之本身言，彼為蹴翻第三階級之社會革命，我為推翻專制之民主革命

；就革命之困苦言，則蘇聯以無產階級專政權，以世界革命相號召，外有始實行，吾人對於友邦向建設大道突飛邁進之佳音，實增無限感慨！農村之饑餓，困苦艱難，勝我十倍。

中國則自絕陷境，國運毫無改善，由每况愈下進而論於列強人皆得侵侮之國際奴隸，以蘇聯之繁榮，方中國之慘遇，能不感歎與愧憤！蘇聯革命建國十五年來之最大成功，當以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完成為最大功，不僅創造社會主義建設之型範，奠定蘇聯經濟之基礎，亦且成功鞏固無產階級國家之存在與繁榮之主要支柱，蘇聯工業之能由落後而飛邁，且進而直犯資本主義之市場也，以此；

雄厚國防之得以建立，使列強不敢輕試也，亦以此，無產階級，政黨，國家之得以由動盪而漸臻鞏固也，均惟此是賴。莫斯科赤色巨物現已展開其龐大之雄姿，蹲立於歐亞大陸之上，俯瞰被第三期恐慌所播弄，至於額爛頭焦之資本主義世界作冷靜之旁觀與待時之微笑！

今者，第二次五年計劃又以開始實行聞矣。因第一次計劃之成績，可預祝茲番計劃之更大成功，由此突飛邁進，將為新世界之繁榮與幸福突放異采。故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實行，不但為社會主義建設之持續展開，亦無異向資本主義世界投擲一重磅之炸弹！

革命固重破壞舊壁壘，尤其要在能建設新基礎，蘇聯之當局與國民不但以鐵血完成其破壞工作，亦且以勇毅完成其建設任務。成就之大，舉世無尋，迴顧中國，直將愧煞！言破壞勢力更加逞肆，言建設則空言屢屢，成績至微。混亂二十年，成爲一息奄奄之危局。畢凡蘇聯之一切成就，均成爲此老大民族之失敗的對照。吾人

一面祝賀他人，同時尤須痛掘自己！

夫中國革命已二十二年，要人名流之侈言建設者，亦六年於茲。江浙湘粵等處，在交通市政各方面固均有相當之成績，吾人不應否認，且須厚加期許。然而以如此微弱之建設，比之列強，固瞠乎其後，按之中國今日

之事實需要，尤有杯水車薪之感。而建設當局則遇事言過其實，宣傳之誇張與實際工作之距離差不知若干距離！長此自欺，中國建設如何有望！此吾人應具體指出者一。建設爲整個國本繁榮之所繫，既須有整個之計劃與動員，尤賴有安定統一之政治。目前

言計劃則省自爲之，縣自爲之，駐防之軍隊偶然代庖之，此種畸形，固屬不得已而各行其是，然終屬枝節改革之零碎工作，不能醫治目前千創百孔之「國病」也。至若政治，則安定絕不可期，動亂成爲常態。處兵連禍結之環境而謀奠定國本之建設，是在先天已爲之註定失敗之命運也，烏

日人統治東北之真象

(哈爾濱通信) 王仲實

記者於動筆之始，須向讀者聲明

者，即此信係在萬分愴痛之心情與絕望其成！故不有整個之建設，則中國之繁榮成爲空談，而不能消弭戰亂，安定動盪之現局，則一切建設均將成爲具文。此吾人須喚起國民之注意者二。整個建設之計劃與實行固屬重要，然等待整個建設而忽略部分的努力，則無異自欺。吾人固希望中國產生一有實現可能之整個建設計劃，但在目前實狀之下，整個建設計劃在事實上無實現之可能。故凡屬公務人員與國民大衆，均應惟力是視，一廢必興，一錢之財與一人之力是惜。能辦一學校即辦一學校，能修一里之公路即修一里之公路，做到一分，就算一分。以此實事求是之努力策目前，以改造中國政治，推進整個建設策今后，雙管齊下，乃不脫空言而有濟於事。此吾人須正告當局與國人者三。

吾人祝蘇聯之勝利，同時即感自我之惶愧！生存競爭，我不如人！今當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邁步前馳之時，不知國人亦知所以興起與自勉否？

端嚴重之監視下，乘間草寫而成，且身處獸治之亡國環境，通信之自由早已失去，此信係展轉偷寫，托南歸之友人祕密帶至天津投郵者，小心至此，是否中途不生變化，可入民治編者之手而轉達讀者諸君之前，則繫之於「命運」矣！插話帶住，且上正文：

直接 徵爲道地之直接統治，換治

言之，日人正在從軍政財三方面下手，使東北領土化，不僅視爲徒供榨取之殖民地也。目前日人已將滿洲各級組織之軍事、行政、稅收，文化之實權盡數搜攬以去，僞國之各級傀儡，不但照例無過問政治實權之一「自由」，且經常受日人冷嘲熱罵，當面錫以「鹿馬！」「亡國奴！」之榮銜，唾面不但自乾，且須強笑，動輒有輕則偵察，重則殺身（此種輕重，全係視日軍中「支那通」，創子手之好惡而定，絕無標準也）。故充外人足跡而僅及於沿鐵路之各重要都市，之出城在外，即義勇軍出沒之所，

日人非有整批武裝，不敢行動也。哈爾濱，瀋陽，長春等政治中心，市周圍之警戒線計三層，最外爲地雷，中間與最裏爲兩層電網，再以機關槍砲壘夾雜其間。警戒線以外，即民族衛士義勇軍之世界！中東路與南滿路，時生阻隔，義勇軍之折鐵軌，殺日人之消息，常有所聞。實施直接統治之困難殊多，故日帝國主義不能不徵調十師以上之鐵騎以控制東北。

僞國之日本爲粉飾「滿洲國」之「國軍」，之方式成立僞國軍二軍。此種「國軍」，殊爲世界無其型範之創格！除木偶式之軍長而外，各級將領與教練幾於盡屬日人，士卒抗日情緒始終熱烈，卽有機會，即攜機逃投義勇軍，軍心既大成問題，日軍之防範更加周密。現在每遇出防或攻擊義勇軍，則發給予彈一排或三排以應需

要，歸營後即點名收繳，絕不放鬆。每排每朋，均有日人之暗探及監視兵之裝飾，亦且爲日軍經營滿洲之活動盾牌，每遇戰陣，軍

均係「國軍」向前，日軍以機關槍大砲督迫於後，此種以華人殺華人之政策最爲殘酷，故不入僞國「軍」之伍，則一經入伍，則不死於日軍之槍下。最近日軍又更進一步，強迫僞「國軍」一律穿着日軍之制服，引起「國軍」士卒之一致憤怒，蓋與義勇軍武裝相抗時，「國軍」士卒往往於陣前待械衝往義勇軍陣列，反槍相向，今完全易日軍制服，作用在使義勇軍誤認爲日軍，即攜械逃來亦難免屠殺。某次有「國軍」一營衝向義勇軍反正，即因着日軍制服，頗似敵意衝鋒，及至聲互通，掃射停止時，死亡已過半矣。如何消滅義勇處，卽義勇軍旗幟高張，之處，雖無精確統計，而爲之數，至少在百萬以上。欲以十萬之日軍，消滅此遍地皆是，出沒無常之義勇軍，實少可能。目前日軍進攻義勇軍之方法不外：一，以僞「國軍」替死作戰，勝則去敵，敗亦與已無損；二，擇義勇之聲勢較大者，個別擊破；三，不惜巨量金錢，收買義勇軍領袖，以造成內部之分化與火併。目前此

三種方法，均同時並用，且均獲得成功，此實東北抗日戰爭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也。

義勇軍，義勇軍以無可求生之羣衆，作拚死抗日之苦戰，言之危機。作戰之勇氣與殺敵之成績，均屬大有可為，然組織之鬆懈與政治指導之薄弱則殊屬可怕！就一般情形而言，領袖中封建軍閥與地主豪紳占多數，一遇危機或誘惑，即惟恐投降之落後。然士卒羣衆意志之堅強與抗日之勇敢，記者敢言無可比敵者。故近月以來，義勇軍領袖之企圖投降而為羣衆所殺者，時有所聞。

鐵桶式。日軍閥強奸民意，無所不封鎖之新聞。用其極。但虛偽終不能掩蓋事實，遂不得不實行世界罕睹之新聞封鎖。國內如何反日，義勇軍如何作戰之消息在東北報紙上絕無提及，固無論矣，即國際間之公論，日內瓦之消息，亦均經過御用之製造與倒反而成爲路人皆知之欺騙。充塞僞國日報之篇幅者，盡屬「討伐匪賊（？）行將肅清」，「松關拆服國辟」之經常的鬼話。

日人以盜劫之強暴而控制南人也。滿洲，民怨沸騰，時起反抗，自屬當然之事。用是日人在滿洲探狗之多及其無孔不入，無惡不作，亦可「打破世界記錄」！

日帝國主義不但藉暴力以橫衝直撞，隨時盤詰，自由逮捕，自由拷問，往往執一路人，私刑拷打至死，已成爲常事，社會不怪，法律更不問不管。日探狗最注意而仇視者，爲操南方口音而新近入境之人。照例嚴加盤詰非知其底細不已而外，且須在僞國官署或商店中覓得保人，否則輕即押送出境，重則下獄。蓋日本偵探有一固定觀念，即凡屬南方口音者亦必共產黨派來暴動之幹部也。記者曾目擊一操裁縫業之老頭，由南方至哈爾濱，即遭日探之盤問，拘押警署

前月在某市由日本憲兵經手實施教員之甄別測驗，該憲兵先問某教員之國籍，答以「中國人！」日兵大怒，罵曰：「馬鹿！蠢猪！」拳打腳踢，逐之而去。次問另一教員，答以「我是滿洲國人！」該日兵即鼓掌大笑，操半通之華語曰，「你好！大大好！你可以……」黑暗至此，東北尚有何文化之可言！

拉雜寫來，已盡數紙，雖信筆所之，謾無系統，然即此片斷，亦可窺測日帝國主義統治「滿洲國」之大概情形也。

迫其侄以生財担保定期償還，終押逐此識字不多，態度可憐之老縫工登輪而去。故南人之踏入滿境，殊有「行不得也」之苦也。

奴隸文。日帝國主義不但藉暴力以化政策。且實施殖民地之文化政策，從精神麻醉入手以創造表裏一致之奴隸。由僞教育廳以及各學校之訓練人員，均以日人或「準日人」充之。前月在某市由日本憲兵經手實施教職員之甄別測驗，該憲兵先問某教員之國籍，答以「中國人！」日兵大怒，罵

近頃一部分官吏知法治精神之不可忽視而自圖策厲者，頗不乏人，如山東主席韓復渠之釋放愚妄發瘋之「天皇」夫婦，殊屬見解不凡，此自可喜之現象！然勢處今日，武人主政治者多，徒盜虛聲者亦復不少。就前者言，則難免失之越俎，就後者言，則不免失之於矯情。以推進法治為動機而轉成爲越俎矯情之失態，是不但不足以發揚法治，亦且足以貳害法治。韓復渠氏秉馬二之風骨而主山東，治績雖不乏譽者，然談政治與法律，彼實所知不夠所用。故往往於省府大堂，高踞以親聽民訟，遇要求離婚之婦女則痛加鞭撻，遇吸食大煙者則與以處決。此種「法治」，殊不可取，蓋實越俎而非「法治」也。又各報曾載一山東邱安縣長王鴻烈，在縣政府前探殉賄坑，凡縣政府所屬各機關，自縣長以下各職員，查明受賄者，須自投入坑，自行掩埋」。此種奇怪舉動，顯屬矯情邀譽，尤乖法治精神。若欲嚴禁貪污，嚴明賞罰與監察可耳，何必掘坑？若欲懲辦貪污，照法律嚴厲處治可耳，何必師劉珍年楮玉璞之故智，實行「活埋」？動作離奇，此其

所以爲矯情媚世·方法古怪，此其所以爲法治之貳也。然而方之今世，竟至欲求如韓復渠之越俎與王鴻烈之矯情者，尙不可多得！吁！尙何言哉！

梅蘭芳與國難 鐵駢

近來有一部分要人，致函梅博士（！），請其赴京表演，集資救助國難。其動機不必苛責，其方式則可批判。因首都爲政治之中樞，各級職員爲政治之直接負責者，能出得價錢以贍仰梅博士之風采者，又以此類官吏爲

主要羣衆。若等之當救國，在責任上至少與國民同等重大，見義當趨，遇責當負，身居顯要，可做之救國事業正多，當做之救國工作尤多，何必須藉梅博士之「藝術」以爲政府所在地之人士之救國號召？若云非梅博士不足以招致彼輩之救國，則彼輩不但不配參加政務，亦且不配當一公民！若云非看看梅博士不足以救國，則爲不可思議之荒謬。

救國而非藉梅蘭芳不可，此中國之所以不救也！

一週大事日記

記者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嶺方面，爲三堅聯隊，與熱軍對峙，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開魯朝陽各鄉村時遭日機轟擊。

■駐滿洲里領事山崎，請假回國，外務省任命泉顧藏繼任。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武勝令吉黑日軍除防守上酌留最低額兵數外，儘量調遼，令遼省各省地日軍，儘量調遼西，以打通偽奉山兩路至遼熱邊境爲集中區域。又新調阪田松本兩旅由鮮到遼，熱邊日逆軍，

■熊琦部隊在岫岩被我救國軍包圍後，日關東軍除調大石橋日軍及該處飛機隊向岫岩出動外，復由瀋陽派出依田，吉田，上田，三大部隊，開往該地與我義軍作戰，依田，吉田兩部已抵岫岩西。

■遼西義軍耿繼周部，第一師長張潤庭，率錦西各支隊進攻二龍坑；耿親率義縣各支隊向錦州進發。

■駐熱邊之日鈴木旅部，最前線之南

已逾十萬。日機不斷轟炸，熱民無法安居，爭起自衛，北票鄉民千餘，組牛馬會，朝陽民衆組自衛軍，凌南民衆組別動隊，與馬子丹載韜李海青部呼應，一致抗倭。

肇東肇州爲二部佔領。肇東軍參謀長小磯，在錦第八師用鐵路，並敵閻所招匪軍。鐵部開軍事會議，商對熱軍事；以勢各村投彈，轟炸義軍。

蘇俄最高機關決拒絕。參加十九國委員會，討論李頓報告。日政府決議任立川中將爲日內瓦軍械會議日總代表，以代松井中將；松井中將改任軍事參議院委員。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熱河朝陽附近之土民軍，頗爲活躍。湯玉麟命其軍隊向朝湯北票方面移動。此外有一路爲由彰武趨綏東，又一路爲由南嶺趨朝陽。北滿日騎兵紛南調集，集中遼西。

日機投巨彈轟炸朝陽北票，前調北滿之飛機數十架已回錦。僞游擊隊在北票一帶活動，共有四團，總機關設新立屯。日軍三堅正部在南嶺三寶營門子新立屯與義軍激戰。逆軍程國瑞李際春白俄軍一部由遼西向凌南進圖，擾南路。敵軍主力在錦朝線活動。日關東軍部極力收買白俄，擬組純白俄軍一旅，暗示威脅蘇俄。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日改變攻熱計劃，決分二路進攻，一面集重兵於綏中，進攻凌南。一面由彰武西之白塔子進襲綏東下窪子建

前平等地，以僞救國軍鄭國瑞李際春任
青所阻。一路進襲莽牛營子爲義軍李海
區團集。敵三堅正部集中錦朝線，鈴木旅
到八三師團，則分布錦縣綏中一帶以
爲後援。
打通路毗連熱邊之新立屯，到敵軍
三千。敵機三架，轟炸凌源。
東邊義軍與日軍在岫岩黃花甸激戰
擊斃敵軍千餘名，克復黃花甸，獲
彈甚夥。敵在義軍包圍中，困守岫
岩，日軍向岫岩增援，力圖解圍。
中國代表團送正式照兩件於國聯祕
書處，一係中國政府對十九國委員會
決議草案所提出之修正文，一係對日
代表團節略及非常大會開會時日代
表團之宣言，加以評論。
十二月二九日（星期四）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五）
示實行後將破產。
有敵軍五六百名，均築有堅固工事。
南台安縣城，西北角清真寺燬於炮火。
營房，佔民田達千八百餘畝。
機七架飛南嶺朝陽北票等地偵察。
轟炸義軍，開魯各地義聯絡完成。
敵軍繼增，並趕修新立屯阜間綏中
凌。敵軍已開始對中東路東段之義軍取
攻，吉軍萬名，吉軍大部分駐於海林與五
站之間。
日本軍部發文曰俄互不侵犯約意見
以俄承認傀儡爲條件。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六）
京請示辦法。
余漢謀積極組織贛南各縣剝共義勇
大庾該校，招生訓練幹部。
朱壽青部宋九齡，馬子丹，孫兆蔭
在北票附近與敵逆軍發生激戰。
榆關開炮聲甚嘶。
熱河形勢嚴重，張學良派王樹翰來
揮。
羅炳輝部十三軍在黎川東之中站，
季振同，被朱毛處死，董振堂繼任。
泰和二軍團在贛閩邊之上層，僞三軍團
十光澤黎川郡武贛西邊，僞八軍一五
師數千人集萬泰遂三縣間，圖
蘇比政十和二軍團在贛閩邊之上層，僞三軍團
中政府表示同意。
萬安，與贛江東岸興國匪聯絡，
八師截斷，孔方兩匪無大變動。
府頒布新稅率，咖啡茶與火柴
大稅，增加一倍。其他亦稍加。
穆洛夫爲駐華大